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竝立於世其閒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

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聖人禁  
 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  
 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  
 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  
 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  
 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為本  
 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  
 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  
 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

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  
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內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  
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  
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  
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  
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  
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

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閤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閤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

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  
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  
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  
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  
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  
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  
左丘明作以祛眾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  
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  
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

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  
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  
莊子儀宋春秋載祐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  
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  
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  
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  
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  
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  
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



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

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

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

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

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

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

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

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

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

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

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

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

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

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

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

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

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

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

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

顏師古注曰名高

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

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

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

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

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

今

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

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

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  
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  
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  
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  
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  
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  
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  
勃鞞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譌經典原有是  
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

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

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道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爲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

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

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

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

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

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

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

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

沈子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

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  
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  
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  
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  
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  
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  
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  
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  
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



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  
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  
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  
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  
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  
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  
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  
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  
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

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

略殊觀固其宐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

山西巡撫探進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

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  
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別行至舊  
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竝同特墨  
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竝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  
釋云云則已與休書合而爲一迨於宋世漸以散  
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  
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  
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卽振  
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復見矣此本

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  
條竝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  
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  
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  
之末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  
也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  
泓一條尙未收入其餘竝已蒐采無遺雖不出自  
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  
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蒼

萃略存梗概爲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

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緒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

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橐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

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  
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  
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考嵇含南方草  
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  
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  
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  
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  
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  
典中尙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



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脫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  
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譌謬釐  
爲四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  
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  
云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  
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  
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  
土地事旣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  
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

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  
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  
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  
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  
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  
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  
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  
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爲正  
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荆揚徐三州皆

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  
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臚載郡縣皆是元魏隋  
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  
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  
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  
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  
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  
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爲春  
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

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爲當字之譌以晉書原本如是

始仍其舊文

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

觀夫人內女歸甯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

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

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

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

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

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

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預係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誤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逕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竝趙匡之說也助字叔

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

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吳郡人官至給

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

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

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

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

表稱以啖助為嚴師趙匡為益友又淳自作修傳

始終記稱助為啖先生稱匡為趙子餘文或稱為

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  
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  
稱助匡爲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  
諸家竝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  
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上明  
所作漢書上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  
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  
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冝相通  
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

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衍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裒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



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竝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桂公校本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尙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

內府藏本

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閒汴本蓋其書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稱春秋微旨二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三篇爲二篇修唐書者因之

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蹟雖近義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未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竝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竝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界畫其起訖意皇祐舊槧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別後人傳寫又艱於雙鉤遂以界

畫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舊

例於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

作瀉墓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

亦稱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萊

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

原作

曲出今改正

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

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鈔梓云云其分於是時

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爲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月以次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斷，以是爲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蹟，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爲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

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  
所受而趙氏以爲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  
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爲不言逆逆  
之道微澶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  
不聞逆媵傳固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  
澶說亦未爲得如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  
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多曲說  
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  
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

會雖瑕瑜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未發者固與鑿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  
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  
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  
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  
其以官諡名字哀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燾  
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

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  
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繼先舊本  
本爲旁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  
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  
既非哀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  
總目及李燾所說迥異案岳珂雕印相臺九經例  
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譌錯嘗合京杭  
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異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  
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



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別今皆訂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然則今本蓋珂所刊定移易非復李燾以前之舊本觀燾所稱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若子韓皙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今檢驗此本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

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

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

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

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

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

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即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

本自單行岳珂雕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

云春秋年表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今皆爲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并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爲一書亦以爲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內府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

案李燾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尙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

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  
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  
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  
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  
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  
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  
自復始雖其閒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亾治亂之機  
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

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爲  
根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具論其得失  
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  
傳辨失解朱彝尊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  
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  
有王日休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卽日  
休所撰之書端學誤以爲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  
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內府藏本

宋王皙撰皙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  
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  
眞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畱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  
以語翰林學士王皙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  
玉海云至和中皙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  
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  
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  
皆不傳惟是書尙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  
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

趙案

匡書中皆作趙正蓋避太祖之諱其尊  
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  
其言多明

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  
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  
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  
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  
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  
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  
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  
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



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眾儒之所  
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  
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  
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  
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  
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  
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  
不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  
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蹇遵品王哲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蹇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

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刺然後從而正之別彙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爲標題蓋此卷爲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爲誰氏之書耳然如

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  
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  
關褒貶以爲特筆於義不倫至華督有無君之心  
而後動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真  
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  
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

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攸作  
攸行狀及歐陽修作攸墓誌俱稱攸春秋傳十五  
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  
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  
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  
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  
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攸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  
自序謂權衡始出未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  
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石林春

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  
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  
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  
膚淺惟於做則推其淵源之正蓋做邃於禮故是  
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  
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做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卽有刊  
本此傳則諸家藏弄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

入經解始有版本故論者或疑其僞然核其議論體裁與敝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贗作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邾師還爲仁義以公孫甯儀行父爲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穀爲疾過以九月用郊爲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真如左

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敝改  
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躋駁考黃  
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敝則宋代  
改經之例敝導其先宐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  
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  
春秋者自孫復與敝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  
廢三傳敝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  
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嘗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



或詰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  
其爲隨筆劄記屬彙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  
誠不誣也又做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  
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  
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  
出於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  
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  
不論可矣

春秋傳說例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敞撰案敞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  
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鈔分合互有不  
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敞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  
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一卷也敞春秋傳  
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版文權與說例  
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尙雜  
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  
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裒僅二十五條止  
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

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例

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餘則說存而標目復佚今竝

詳釋本文倣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

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加傳字案是編比

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褻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

似尙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倣說春秋頗出新意

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

說大夫帥師例一條稱魯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

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

還自晉敝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筮而是編則從公  
穀作至檉亦頗自相抵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  
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  
已稱罕覯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  
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其  
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  
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

爲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穀以存梗概今以  
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  
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  
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  
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覺此  
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  
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基心自知不能出其  
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  
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

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探左氏公羊歷

代諸儒所長閒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  
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卽春  
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旣誤分爲二書并譌其卷數  
書錄解題亦譌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  
得其真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  
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  
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

輒以其時經傳竝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甯閒謫居高安爲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閒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



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  
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  
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  
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  
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潁濱一概以深文詆之  
因噎廢食讀者揜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  
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  
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

知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撫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

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

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  
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  
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  
自作亦閒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  
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  
相淆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番禺陳起榮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

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

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為作茶仙亭記經解諸

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

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閒三上疏乞置春

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爲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真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

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  
朱震爲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  
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  
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  
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慎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  
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  
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  
邲伯來奔爲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  
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

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  
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  
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哀輯成編各還  
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  
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竝闕則取黃震日鈔所  
引及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  
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竝節取附錄而卷袞書  
名則竝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  
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閒有從公穀者



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專以日月爲例固有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月爲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

受但子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  
二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經則支離輻  
輳而不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委曲遷就變例  
生焉此非日月爲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爲例之過  
也亦猶易中互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必卦卦以  
互體求象則穿鑿遂甚耳啖助趙匡一掃諸例而  
空之豈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棄象言易乎子方  
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  
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論甚允

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  
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  
遽廢焉

春秋例要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子方春秋經解十二  
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  
例合并矣朱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十卷竝存  
而今通志堂刊行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爲一卷以  
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闕焉蓋誤以本例目錄爲

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恐彝尊所見卽爲此本  
其曰竝存亦誤注也今考永樂大典所載雖分析  
爲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裒輯其文尙可相  
屬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灼知爲刊刻  
之誤謹編綴前後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  
子方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  
科何遠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竝載其嘗官

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紊  
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  
及此書則稱爲直祕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  
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  
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  
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  
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  
踳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  
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

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  
振孫稱爲考究詳洽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  
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剽襲人書者  
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  
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  
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  
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  
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頲之裔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卽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肖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

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錄解  
題及宋史藝文志竝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云  
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爲卷而隱  
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  
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爲六卷以便  
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

春秋傳二十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  
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



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  
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  
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  
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爲精  
核開禧中其孫筠刊於南劍州真德秀跋之稱其  
闢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  
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  
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讞考二書散見永樂大典中  
尙可得其大概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窗

紀談載夢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  
訂正事實曰考培擊三傳曰讞編列凡例曰例嘗  
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見也惇濟曰  
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  
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說已非  
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卽以春秋而論傳爲  
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鐸氏張氏皆有春秋  
微公羊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衆春秋  
刪隋志有何休春秋議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

有春秋例夢得博洽安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  
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  
曰春秋例殆小說附會之辭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甯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  
讞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  
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  
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  
載其文以次檢校尙可得十之八九今排比綴緝

復勒成編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  
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閒  
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  
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  
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  
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  
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輯爲統論三卷隱公  
以下以次編爲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  
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爲不妄而

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讞蓋傳其大綱而考讞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讞二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挾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

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蓋未

深考語詳左  
傳注疏條下

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

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

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

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邱墮費非孔子本意

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

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

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瀾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

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

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

法治春秋名書以讞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  
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  
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錮習不  
可以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  
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  
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  
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  
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  
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

讞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



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  
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  
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  
爲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  
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  
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  
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  
集解三十卷稍爲牴牾疑宋未刻本已析其原卷  
改題祖謙故相沿譌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

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  
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  
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  
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  
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

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  
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  
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

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  
傳久已屬橐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  
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橐不畱  
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  
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  
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  
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  
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  
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

治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  
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  
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  
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  
爲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  
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則  
風尙可知矣爰逮

本朝敦崇經術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

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則

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高閌撰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

稱秦檜疑閔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  
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斤不復家食累年  
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弗渝蓋閔家居  
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史文言之未  
詳也閔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  
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  
兄閔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  
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  
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

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旨其解及向戌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譌亦皆足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廩丘縣東閔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

據少疎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  
排比薈粹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采各書所  
引闕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  
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  
宋史本傳稱闕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  
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竝從之至所  
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  
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

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

舉則爲傳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傅字

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

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諡文節事

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

此書將脫橐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傳寫

其已削者或畱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

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汭春秋集傳自

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

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

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

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  
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  
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  
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  
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  
傳良於臆說蠶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  
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  
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  
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

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  
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  
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  
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  
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  
不復哀錄焉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  
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

卽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  
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  
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  
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  
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  
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  
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纖巧  
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  
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

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尙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  
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從采錄其餘則首尾完  
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與駢送  
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  
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  
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闊大然於傳文  
所載闡發其蘊竝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  
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  
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

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  
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  
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  
而以爲出自襄公稍爲譌舛耳蓋祖謙遂於史事  
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  
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爲有據  
多矣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



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子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

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閒徵  
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  
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  
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  
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  
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  
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  
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  
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

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

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陳振孫

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

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

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

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

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為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

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  
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  
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  
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持論頗爲平  
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爲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  
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  
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  
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

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  
與諸經要義體例竝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  
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爲經世  
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  
尙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  
得我心而爲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裒輯衆說以  
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則尙見於  
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

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閒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  
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  
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  
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  
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  
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  
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  
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  
覲之本矣然甘泉爲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

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尙在彭年  
與文徵明爲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  
家人鬻其遺橐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  
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爲先儒所未論  
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僞爲此跋而未  
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棱人居於宣  
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

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  
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  
公許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  
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  
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  
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政之卿皆  
各爲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  
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  
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



焉書則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  
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  
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  
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  
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  
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  
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自  
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  
皆闕筆蓋從宋刻影鈔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

其所作尙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  
事十卷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  
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已也則舉三傳  
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  
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蹟而廢之譬諸  
治獄務燬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  
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全興之日獨  
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以杜虛辨之  
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

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

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

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

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

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

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

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

內脩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  
竝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  
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  
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  
溪長子桷鈇本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  
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聽天  
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  
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  
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

注曰已佚今外閒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閒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爲合陽人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首行

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季舊刻卽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采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

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  
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  
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傳寫佚之  
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  
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  
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尙存謹  
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

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  
軍守臣以禮延訪齋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  
知寶章閣會洽卒諡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  
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  
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  
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做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  
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  
說洽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



合足破支離輻輳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

改從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

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

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

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

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

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

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

訓恐是舉燭尙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

其論亦頗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閒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爲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開伯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

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  
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爲周同姓之  
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  
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文借  
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  
言譏紀侯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  
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  
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  
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

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  
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  
復讎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  
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  
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頽其來漸矣存之亦  
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  
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竊經

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  
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  
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  
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譌由漢以  
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  
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  
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  
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  
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

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  
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  
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  
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  
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  
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  
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  
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之誤疑  
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

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  
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  
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  
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  
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  
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  
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  
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  
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

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學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



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鬯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偽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爲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爲曹立君正爲異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閒爲季氏示威於衆以脅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爲季友故縱

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爲紕  
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沒也今兩漢  
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  
尙多載其文謹哀輯編次釐正譌舛仍分爲三十  
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夔  
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概多  
從左氏而閒亦參取於公穀今竝加案語附識其  
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  
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

又絕無徵引無從葺補今亦姑闕之焉

春秋經筌十六卷

湖北巡撫探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

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  
無以核其人卽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  
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  
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  
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於鄆不言段爲  
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  
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  
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  
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

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談  
載鹿谿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  
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  
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於陳瓘黃  
庭堅其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  
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  
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  
張尙瑗三傳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  
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噓頗爲切中其

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鄉南安人淳祐七

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國

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

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卽申明集

傳之意也大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

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蹟

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  
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  
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棄傳談經固  
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  
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  
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  
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  
有出入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  
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

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  
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  
正名實著幾微爲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  
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  
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  
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  
本傳是書末有龔璘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



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託於  
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  
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間卽瀛州也又鉉翁則堂  
集中有爲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  
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  
爲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璠跋十年  
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璠跋  
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鉉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  
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

金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一  
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子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爲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閒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

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

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  
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  
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  
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  
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  
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尙存也所著有讀  
易編讀詩編今竝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  
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  
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

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  
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  
僞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  
平近忽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

番禺陳起榮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